



窑地松涛



■ 李孝军

三月的北方大地，土地还未完全解冻，道路旁的雪堆被风削出棱角，背阴处的冰壳泛着青灰，踩上去咯吱作响。进入四月，春意才会真正犁开冻土，窑地的山坡上也

终于等来一年中最好的植树时节。

窑地是村北的一片缓坡，因早年烧过砖瓦而得名。这里土层虽厚，但表层尽是黄土，也正是这块全村最贫瘠的土地，却成为几代人的植树林场。每年此时，村口的大喇叭总会准时响起，念着每户的树苗

数——家里有中青年的会分到30—50株不等，清一色的兴安落叶松苗。树苗由林场统一购置，细瘦的枝干裹着泥浆，根须扎在草袋里，带着冻土的寒凉，却藏着倔强的生机。

返浆期的土地，是北方独有的馈赠。

阳光晒化表层残雪，雪水渗进土层，解冻深度恰好半锹多，上层软润，下层仍带冰碴，这便是老人们说的“顶浆造林”的好时候。此时土壤墒情最佳，树苗栽下后，根须能立刻喝饱水，又不会因昼夜温差大遭受冻拔之害。我们一家人齐上阵，扛着铁锹、提着水桶，父亲在前挖坑，铁锹扎进土里，先触到硬邦邦的冻土，再往下便是湿润的黑土，翻上来的土块带着冰粒，转瞬就被阳光晒得松软。母亲扶着树苗，我往坑里填土，脚踩土边轻轻压实，让根须与土壤紧紧相拥。

50株树苗，往往要忙活3个多小时。春风里仍有寒意，额头却沁出汗汗，沾在衣领上，风一吹便觉冰凉。坡上满是忙碌的身影，邻里间隔着几棵树的距离，吆喝声、铁锹撞击声、孩子们的嬉笑声，混着松树苗的清香，在窑地上空飘荡。夕阳西下，一排排小树苗挺立在山坡上，细弱的枝干向着天空，像一个个虔诚的行者，站成一片稚嫩的林带。我们坐在坡顶，望着自己的成果，心底生出一丝庄重，这不仅是在栽树，更是在荒芜的土地上种下沉甸甸的希望。

后来，水利工程移民的消息传来，村庄要整体搬迁。离开那天，我特意去了窑地，那些年栽下的小树苗，有的已长成小树，抽出嫩绿的新枝叶，在风中轻轻摇曳。

一晃数十年，我奔波在外，从青涩青年熬成中年，工作的忙碌、家事的琐碎，填满了日子的缝隙。我再也没有亲手栽过一棵

树，那些扛着铁锹在窑地植树的日子，成了记忆里最清晰的剪影。

去年秋天，我再次回到故乡，特意寻访窑地。如今，它已在村西北，成了一片茂密的落叶松林。昔日的小树苗早已长成碗口粗的大树，树干挺拔，灰褐色的树皮纵裂成鳞片状，那是岁月刻下的纹路。秋日阳光穿过松枝，在地上投下斑驳光影，林间风一吹，阵阵松涛响起，仿佛千万棵

树在低声絮语。我走进松林，抚着粗糙的树干，指尖能触到树的温度。当年栽树的坑洼，早已被落叶填满，林间长出杂草，偶尔有野兔窜过，惊起枝头的麻雀。站在坡顶放眼望去，松林连绵起伏，成了村里最美的风景。村民说，这几年窑地的风沙小了，雨水多了，这片落叶松，早已成了村庄的绿色屏障。

那一刻，难以言喻的自豪感涌上心头。我们当年亲手栽下的每一棵小树苗，都在岁月里扎根、生长，它们抵御风沙、涵养水源，也承载着我们这代人的记忆。年轻时的汗水没有白流，那些看似平凡的劳作，竟在时光里绽放出最美的光彩。

人生如植树，年轻时种下的希望，终会在岁月里长成参天大树。如今，我虽再无机会亲手栽树，却在这片松涛里找到了心灵的归宿。窑地的落叶松，不仅是故乡的风景，更是我心中永远的牵挂——它见证了故乡的变迁，见证了我从青年到中年的成长，更让我读懂，每一份付出，都不会被时光辜负。（作者为自由撰稿人）

寂行可可西里

■ 严瑜

在海拔5000多米的唐古拉山口攀上“电力天路”消除隐患，在中国最孤独的城市崖身背木板走沼泽、看塔基，在大漠变电站为远方的璀璨值夜，在三江源腹地踏雪巡守玉树二回线路，在察尔汗盐湖跨过盐桥调整杆塔爬距，在嘉塘草原放飞无人机巡查线路，在古城灯展的街头巡看配电箱，在城市地下操控机器人巡检电缆……作为一名可可西里的巡光人，我曾攀索道渡过澜沧江到牧民家检查线路，也曾在巡线路上为乡亲们送去托带的日常用品，只为万家灯火在夜幕下次次亮起。

为了电网稳定，我行走在晨光晚霞里，行走在旷野大漠上，行走在烈日星辰下，行走在风沙雨雪中，大漠、戈壁、草原深处、乡村野径，我蹚水过河、穿越沙海、攀爬山脊。巡检路上、变电站内，我与寂静为伴、与铁塔银线和各类设备设施对话。

巡线路上，我看到过藏羚羊、藏野驴，遇到过雪豹、野狼，遭遇过沙尘暴、暴风雪，感受过高原的壮美，体验过大漠的孤寂。我滑倒过、害怕过、后退过，但这些经历背后，是无数个同行者一起守护着

的“生命线”，我们要筑起一道电力保供的盾墙。

可可西里是寂寞的，大漠旷远，生命禁区；可可西里是富饶的，风光富集，宝藏无数。今年春节期间，两部《生命树》热播，一部电视剧演绎了贪婪掠夺的野蛮和守护生命的英勇，一部纪录片记录了高原生态的珍贵和守护接力的光荣。

可可西里有多大？它的面积相当于7个上海市的面积。现在的可可西里特指国家级自然保护区，面积4.5万平方公里，西到新疆、南接西藏，在青海玉树州与海西州之间，东西最长400公里，南北近300公里，平均海拔4600米以上。保护区有草原、雪山、戈壁、沙漠、盆地、冰川、湖泊多种地形地貌，海拔高，气温低，有多种珍稀动植物，是我国第51处世界遗产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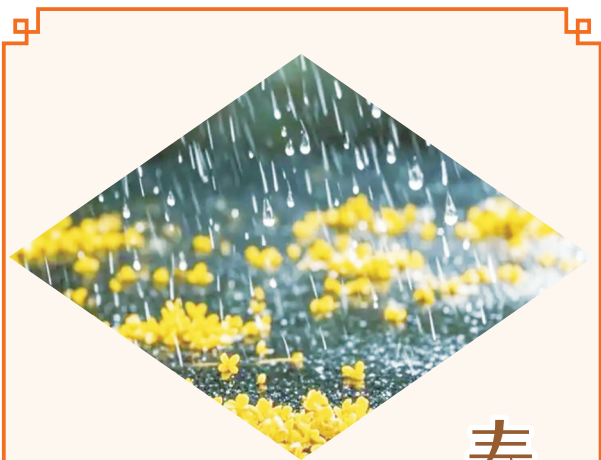
电视剧《生命树》里的可可西里，用“博拉木拉”代指，讲述巡山队在高原保护生态的故事，呈现可可西里的苍莽壮美，凸显守护者的坚守与崇高。电视剧完播，但守护在延续。青海高原上的电网人，让“电力天路”架通青藏两地，让遍布三江源的电网主配网架如“生命之树”一样连通千家万户，每一名电网巡护员，接力传承守护条条“光明线”“生命

线”，在可可西里续写着巡光故事。

电视剧《生命树》剧终，玛沁县从“无人禁区”变成万物竞发的绿洲。剧中的“博拉木拉”大致应在青海玉树地区，而在玉树的嘉塘、隆宝自然保护区，分布着5000多个“生命鸟巢”，这是电网人为保护当地珍稀鸟类，在线路杆塔上搭建的人工鸟巢。当地供电员工连续10年精心巡守，为生物多样性保护作出了贡献，也使“生命鸟巢”成为青海生态保护的名片。

“生命树”是具象的绿洲，绿洲之上，电网从主干到分支成为光明树，“生命鸟巢”搭在树上，成就了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生态画卷。但可可西里的戈壁沙漠却不长树，路过德令哈，沿着青藏公路前行，目之所及，地表之上除了骆驼刺、路标杆，更高大的便是电网铁塔、风力发电机。远山壮美，线塔挑着银线，静静地穿越柴达木、可可西里。跟随巡线员寂静前行，前方是灯火阑珊，身后的足印已被风沙抚平。走到天地沉静时，放开嗓子向昆仑放喉，声浪好像揉进了电流里，变成乡村路灯下的清唱，变成城市工厂里的混响。

（作者供职于国网青海省电力公司）



春夜喜雨

■ 周桂芳

晚上和朋友参加完一场读书会，离开时，天空下起淅淅沥沥的小雨。

我们没带伞，一起并肩走在街头，意犹未尽谈论着读书的内容和感受。路上行人稀少，悄然而来的雨夜更显寂静。

细雨飘飘洒洒，如针如线，密密地织着，给夜空蒙上一层淡淡的薄雾。街道朦胧，路旁的行道树仿佛恋人牵手一样密密地交融在一起。雨水见缝插针似地穿插进浓密的树杈与花枝间，招惹着一棵树随风摇曳，怕痒似地乱颤，哗哗抖落一地花瓣雨。

我们在雨中徐行，谈读书收获与感受，谈学习成长与丰盈，谈平凡琐碎的生活，感受春夜烟雨蒙蒙的韵味。很快，朋友顺道接到放学的儿子，与我作别。我继续走着，雨还在下，庆幸戴了顶挡风的帽子，宽大的帽沿正好挡雨。

街道两旁的商铺，依旧灯火通明，只是少了顾客的熙攘与谈笑。雨点敲打着一路的行道树，被雨水洗过的树叶在路灯下绿油油地闪着光。行至湖边大道，一泓广阔的湖面映入眼帘，夜晚的湖面本是平静的，今晚却被春雨敲打出许多小梨窝。湖面近处是水墨般的黑，远处映出点点反光，像湖水蹙起了笼烟眉。再远处，万家灯火倒映水中，照亮湖水微微泛着光的表情。视线进一步延展，水天一色，街着青山若隐若现，青山隐在春雨中，隐在夜雾里。

静静听着春雨和细微的滴答声，感慨大自然真是伟大的演奏家，所有树叶帮春雨和声，湖水为春雨扩音，循环往复，不急不缓，不慌不忙。雨水从天上落到地上，一滴一滴，像钢琴师按下一个个琴键，奏响优美的夜曲。

春夜落雨，是令人惬意的好事，它是多情的、轻柔的，细细雨丝密密地缠着，酥软着芬芳的泥土。嫩草在雨夜里悠悠泛绿，树枝在雨夜里慢慢油亮，桃花红、李花白、杏花粉，春笋顶破土皮，藕芽冲开泥水，满城是盎然的春意。春雨悄悄滋润大地，也悄悄滋养人们的心灵。畅想杜甫《春夜喜雨》背后的场景——他流离转徙后，在友人的关心帮助下，在蜀中经历了一段相对安定的生活。某天深夜，听到屋外下着绵绵密密的春雨，他无比喜悦，遂吟诵道：“好雨知时节，当春乃发生。随风潜入夜，润物细无声。”杜甫称春雨为好雨，只愿无私润物，默默滋养万物，不求人知，品格高尚。

还有郑板桥听雨的故事。据说他在任潍县知县时，正值山东大灾，整日为灾民奔波，白天劳顿，晚上思绪万千，夜不能寐。有一天夜里，当他听到冷雨敲窗、风吹疏竹发出的萧萧之声时，立即联想到百姓疾苦，于是起身展纸作画《墨竹图题诗》：“衙斋卧听萧萧竹，疑是民间疾苦声。些小吾曹州县吏，一枝一叶总关情。”

天地人和，人与自然的联络是豁然贯通的，美好的事物也是相通的。春夜喜雨，我听到了生命的律动之音，听到了善意浸润之声，也看到青山绿水、姹紫嫣红的春日画卷。（作者为自由撰稿人）

一树杏花半卷春



■ 周广玲

转过街角，不由自主停下脚步，只见一株杏树从墙内斜伸出来，枝头开满花朵。粉白相间的花朵，像是从天上扯下的一片云彩，随意挂在枝头，又像是昨夜飘落的雪花，今晨还未完全消融。花朵开得繁盛，枝条都被压得微微弯曲，在风中轻轻颤动。

杏花的花朵小巧精致，五片薄薄的花瓣均匀展开，边缘微微泛着粉红色。花瓣薄得几乎透明，阳光照射下，能清晰看见细细的脉络。花心是浅浅的鹅黄色，几根纤细的花蕊顶着小小的花药，微风拂

过，便轻轻抖落些许花粉。清代书籍《群芳谱》记载：“二月开花，未开时色纯红，盛开时色白微带红，凋谢时则纯白。”再看眼前这株杏树，正是红白相间，仿佛春天不小心打翻颜料，让色彩在花瓣上自然晕染。

小时候，老屋后院有一株杏树。每年春天，祖母总会折几枝开得最好的杏花，插在青花瓷瓶里，摆在堂屋的条案上。洁白的花瓣常常飘落下来，落在祖母的发髻上，或落在她做针线的蓝布围裙上。她从不拂去，只笑着说：“杏花落在身上，这一年都有好运气。”

古人喜爱杏花，自唐代神龙年间开始，新科进士及第后，除了参加曲江宴和在慈恩寺题名外，还要一同前往杏园参加探花宴。据《秦中岁时记》等记载，进士们会选出两位最年轻的担任探花使，骑马走遍长安各处名园，寻找名花。当时正值农历二月，正是杏花盛开的时节，自然成为探花使的首选，因此杏花便有了“及第花”的雅称。

王安石有一首《北坡杏花》：“一树春风绕花身，花影妖娆各占春。纵被春风吹作雪，绝胜南陌碾成

尘。”此诗作于王安石晚年谪居江宁之时，彼时北坡杏花临水绽放，花与倒影各占一分春色，即便被东风吹落，化作飞雪飘入水中，也胜过南陌上的杏花，凋零后被车马碾作尘土。这哪里是在咏花，分明是在抒写诗人晚年的心境——宁愿守着清静，保持高洁，也不愿在尘世的喧嚣中零落成泥。

“小楼一夜听春雨，深巷明朝卖杏花。”陆游这句诗，描写在客棧的小楼上听了一夜春雨，清晨便听见深巷里传来卖花声。那声音穿过湿漉漉的青石板路，将春天送到门前。还有杜牧的《清明》：“借问酒家何处有，牧童遥指杏花村”，意指杏花深处藏着酒和诗意，也藏着诗人对田园的向往。

春风又起，花瓣纷纷扬扬地飘落，落于发间，落在肩头，落入泥土。此情此景，令人感怀——看见一朵花，就是看见整个春天以及时光的流转。年年岁岁花相似，岁岁年年人不同，只要杏花依旧盛开，春天就不会消逝，它从每一棵花树的枝头，从每一片花瓣的纹路，从每一粒花蕊的花粉中，静静散发出来。

转身离去，走出几步，又忍不住回望。那株杏树依然静静地伫立，静静绽放，静静飘落，守护着这一隅春光。从墙内伸出来的那一枝，在微风中轻轻摇曳，像是在挽留，又像在挥手作别。

（作者为自由撰稿人）